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十一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注

神農三皇

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

疏

注神農至之稱。正義曰以神農氏爲三皇者白虎通號篇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

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爲太古二皇是也女媧祝融孔子所未言何以配羲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云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商子畫策篇云神農之世

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呂氏春秋愛類
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
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
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神農之教卽所謂
神農之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子云神農猶且之與昏也
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且之與昏也
北堂書鈔帝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並耕而食以勸
農也尸佼魯人其書屬雜家商鞅師之其言並耕而
治與許行同許行之學蓋出於尸佼呂氏春秋審時
篇夫稼爲之者人也高誘注云爲治也禮記大學篇
道學也注云道言也是爲神農之言卽治神農之道
也古之人民食鳥獸麋蠃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故
神農因天時分地利制耒耜教民播種五穀久而耒
耨之利民皆粒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通變
神化定尊卑辨上下爲萬世法故孟子言必稱堯舜
尸商之徒仍託神農之言以感天下許行從而衍之
猶墨者之於翟耳國策齊策軍重踵高宛高誘注云
踵至也毛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
是廛自居也氓與毗同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以下
劑治毗云云注云變民言毗異外內也毗猶情惜無

知貌也賈氏疏云大司徒小司徒王六鄉皆云民不言毗訖變民言毗直是異內外而已然則鄉遂稱民都鄙稱毗毗屬都鄙故爲野入國策秦策云而不憂民氓淮南子脩務訓云以寬民氓高誘注皆云野民曰氓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出邊毗云三

蒼云邊人云毗邊人亦卽都鄙之民也

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文公與之

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

琢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

疏

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功名篇云故民無常處高誘注云處居也文公與之處卽文公與之居故以居解處毛詩羔裘箋云舍猶處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荀子王制篇云定廛宅趙氏旣以居釋宅仍以其意未明故又以舍之宅申明之謂與之居處者止舍之以廛宅也○注捆猶至叩之也○正義曰音義出捆屨云丁音闔案許叔重曰捆織也埤倉曰捆傲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捆音同

又出叩椽云丁音卓擊也從才旁豕此所引許說蓋淮南子注淮南子脩務訓云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搯纂組高誘注云搯叩搯纂組邪文如今之綬沒黑見赤亦其巧也謂織組而叩搯之也毛詩大雅室家之壺箋云壺之言搯也室家先以相搯綴孔氏正義云搯通而密綴做即綴叩之使堅亦綴也高注淮南同於許趙注孟子同於高矣搯屨織陳良之徒陳相席何以爲食知其賣之以供飲食也

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

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注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

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

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注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

神農之道也疏注棄陳良之儒道○正義曰漢書藝

畱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儒之效首推

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爲歸陳
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
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注陳

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

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

養也惡得賢

注

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

而各自食其力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當身自

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

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

樸無事故道若此也

疏

注饗殮至事耳。正義曰說

从夕食舖申時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小雅

傳云孰食曰饗魏風傳云孰食曰殮然則饗殮皆謂

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食曰饗夕曰飧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食魚飧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餼掌客上公飧五牢饗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饗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饗餼五牢此饗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饗饗餼讀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云孰食曰饗大東篇可饗簋飧傳云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饗未就何休注云饗熟食饗熟肉饗餼卽飧饗淮南子道應訓釐負羈遺之壺饗而加璧焉壺饗卽壺飧是飧饗古通用倒言之則曰饗飧孟子滕文公篇饗飧而治是也○注是爲至君乎○正義曰毛詩大雅思齊篇烈假不瑕箋讀烈爲厲云厲病也論語子張篇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王肅云厲病也此厲民正論語所云厲已故以病釋之也昭公六年左傳云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周書謚法敬事供上曰恭注云供奉也是養爲奉養也上云

滕君則誠賢君此又云惡得賢
賢即指上賢君惡之言安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注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注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注孟子

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注相曰

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

褐臬衣也一日粗布衣也疏注以毳至衣也○正義

農注云毳屬衣也天官掌皮共其毳毛爲氈注云毳

毛毛細縵者淮南子覽冥訓云短褐不完注云短褐

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定公八年左

傳云侵齊攻廩邱之邾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注云馬褐馬衣說文衣部云褐編臬鞮一日粗衣趙

氏云馬衣本左傳及高注也云臬衣本說文編臬鞮

也云粗布衣本說文粗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

云取未績之麻編之爲足衣如今草鞮之類臬衣亦

謂編臬爲衣按說文云編臬屨此云衣褐非屨故趙氏不言屨但言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說文褐編臬屨一曰粗衣急就篇鞞鞞印角褐屨巾注褐毛爲衣或曰麤衣也按詩七月箋孟子注急就篇注並以褐爲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爲編臬衣又以褐爲粗布衣淮南子齊物訓注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潘岳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臬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臬布而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衣無褐則別褐於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於帛卽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爲粗衣又爲短衣晏子諫上篇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而欲竊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童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俗訓必有管橋毘跣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新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請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師古貢禹傳注以褐爲布長襦演解露又以褐爲裾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許子冠乎注孟子問相曰

冠注相日冠也曰奚冠注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

素注相日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

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注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

子奚爲不自織注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曰

害於耕注相日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疏注織妨

○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織紡害於耕閩監毛三
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女部
云妨害也故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注爨炊也
以妨釋害

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邪

疏注爨炊也○正義曰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

云爨齊謂炊爨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齊謂炊
爨者齊人謂炊曰爨古言謂則不言曰如毛傳婦人
謂嫁歸是也特牲少牢禮注皆曰爨竈也此因爨必

於竈故謂竈爲爨楚茨傳云爨雍爨廩爨也此謂竈
又曰踏踏爨竈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釜
甑作竈則爨不得又爲竈故是炊矣說文牛部云犁
耕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犁耕二字互訓皆謂
田器故云以鐵爲犁爨本竈名用以炊卽以
炊爲爨猶犁本田器用以耕卽以耕爲犁也 曰然

相日用之自爲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

邪疏

注冶鐵陶瓦器。正義曰攷工記臬氏爲量改
煎金錫則不耗量之以爲滿深尺內方尺而圓

其外其實一滿說文鬲部云滿鍍屬也重文釜或從
父金聲是釜屬金治爲之也故云冶鐵攷工記陶人
爲甗實二滿厚半寸脣寸甗實二滿厚半寸脣寸七
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甗說文瓦部云甗甗也甗甗也
一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卽所謂一穿蓋
甗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
七穿故必以算蔽甗底而加米其上而饒之而甗之
甗屬瓦陶爲之也故云陶瓦器按古釜有足如鼎今
釜無足別以上爲甗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甗曰甗
是也甗讀若過今俗作鍋然土其下仍鐵其上俗猶

呼其上之鐵爲鍋其下土爲鍋臺耳甌今以木爲之
其下亦以木爲櫛則七穿之遺制矣或以竹爲之俗
呼蒸籠亦曰甌之類也

曰否以粟易之

注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

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
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
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

注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

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
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
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

疏

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

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爲刑罰之
器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以攻守之器爲械而實非桎

措兵甲之專名故荀子王制篇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甑耕犁而言是凡器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爲居止之止此爲禁止之止故又申解止爲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涵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文一二年傳云伯禽曰世室羣公曰宮是宮廟通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號公爲王宮於珣鄗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于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令無入僖負羈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酉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皆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按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卽塵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舍止又以不肯爲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

何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相曰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

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尙不可得耕且兼之人

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

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

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

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

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

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

疏

注一人而備百工之

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爲也。諸經注或以爲釋作或以作釋爲二字。轉注此以百工之所作解。百工之所爲以備字。倒加句上。明爲字斷不與備字連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爲而後用之作。卽爲也。荀子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注是率導至路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率性之謂道。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卽導也。音義出路也。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出羸路云力爲切。字亦作羸。卽果切。各本作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因之路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音義出羸路云字亦作羸。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羸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串夷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爲應。此添困之二字。其謬同也。力爲切。瘠也。羸路謂瘦瘠暴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翟氏灝攷異云。趙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丘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可爲此。

路字
之證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

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

疏故曰至

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制也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云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是勞心勞力古有此法孟

子言大人小人此云或勞心即君子勞心也云或

勞力即小人勞力也以先王之法是以加故曰二字

勞心者治人以下則孟子申上之辭也○注君施至

其上○正義曰荀子脩身篇云少而理曰治淮南子

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苦注云食養也前章言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云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食於人即君子治野人也此云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即野人養君子也彼云養云食正

是食即是養故以理釋治而以奉養釋食施教化以

治理之即使之同鄉共井相友相助相扶持以親睦也民竭力治公田則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戰國時諸侯卿大夫但知多取於民故不樂分別公私之界不知助法行則先公後私之分定而君子野人之辨明不特小人之利正君子之福也許行以孟子分別尊卑貴賤持其並耕之說同君子於小人思有以破之故孟子復引先王勞心勞力之辨以申明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義義而通非一人之私言矣故云所常行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

焉注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

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

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

疏

當堯之時○正義曰孟子舉堯舜之

事明通變神化必法堯舜神農之言非其時也○注

遭洪至害人○正義曰洪與鴻通呂氏春秋執一篇

神農以鴻高誘注云鴻盛也說文水部云濫汜也汜

濫也二字轉注以聲韻故連稱之楚辭九辯云何汜

濫之浮雲兮注云浮雲晦翳翳雲之盛也史記韓

非傳云汜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博多說之盛也劉向

九歎憂苦篇云折銳摧矜凝汜濫兮注云汜濫猶浮

沉也水盛故浮沉於中國經先言天下未平注先言

洪水明洪水橫流二句申上天下猶未平也凡事縱

則順橫則逆橫行水逆行也天下所以未平緣洪水

水所以盛緣逆流惟逆流則浮沉於天下而天下所

以未平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暢轂長轂也呂氏春

秋知度篇此神農之所以長高誘注云長猶盛也說

文艸部云茂草豐盛是暢茂爲草木之盛也毛詩正

月繁霜傳云繁多也淮南子汜論訓當市繁之時高

誘注楚辭離騷佩纁紛其繁飾兮王逸注皆云繁衆

也繁通作蕃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蕃鳥獸注云蕃蕃

息也罔語晉語惡不殖也注云殖蕃也魯語云所以

生殖也注云殖長也昭公十八年左傳云夫學殖也
注云殖生長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自大賢之息索隱
云息者生也然則繁殖二字義同繁殖卽繁息繁息
卽衆多也隱公五年左傳不升於俎服虔注云登爲
升是登卽升也爾雅釋詁云登成也淮南子時則訓
云農始升穀高誘注云升成也其義亦同呂氏春秋
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
高誘注並云成熱也五穀不登則五穀不成故登卽
成禮記檀弓云是故竹不成用毛詩齊風儀既成兮
箋云成猶備也成用猶備用備用猶升用也鄭氏解
不成用爲不可善用竹無邊膝則不可善用猶穀不
秀實則不足升用也偁古逼字爾雅釋言云逼迫也
猛獸與人相迫近則害人惟害人故堯獨憂念之謂
堯懼其傷害人故憂念之也經言禽獸注單言猛獸
者舉獸以見鳥也見於山海經者多猛獸亦多怪鳥
矣爾雅釋詁云憂思也念思也是憂亦念也王氏念
孫廣雅疏證云傅治也孟子滕文公篇堯獨憂之舉
舜而敷焉趙岐注云敷治也引禹貢禹敷土敷與傅
同故史記夏本紀作傅土今本孟子敷下有治字後
人取注義加之也按禹貢禹敷土史記集解引馬氏

注云敷分也敷之訓布布散也散亦分也然則敷治
卽分治堯一人獨憂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
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
趙氏以治釋敷則趙本似無治字乃今各本皆無無
治字者儀禮喪服傳云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云
治猶理也淮南子原道訓夫能理三苗高誘注云理
治也二字轉注毛詩小雅我疆我理傳云理分地理
也禮記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注云理分也理之
訓分則治之義亦爲分益趙氏以治釋敷卽以理釋
敷亦正以分釋敷趙氏注經每有此例無碍經之有
治字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注掌

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
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

疏注掌主
至正也

○正義曰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杜子春讀掌冰爲主
冰是掌爲主也掌火猶掌冰故掌火卽主火之官云
猶古之火正者襄公九年左傳晉士弱對晉侯曰古
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陶唐氏之火

正闕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唐時有此官蓋先使益爲之後命益爲虞闕
 伯乃代益爲火正其後又相土代之也說文火部云
 烈火猛也呂氏春秋盡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
 云烈猶酷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
 之酷猛以烈之從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盛也毛詩
 商頌如火烈烈箋云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是烈可
 訓熾熾爲盛烈亦爲盛卽上所云草木暢茂也故以
 烈屬草木謂視山澤艸木熾盛者以熾釋烈又以盛
 釋熾也視山澤爲熾故云熾山澤猶視以爲陋則云
 陋之視以爲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爲烈則云烈山澤
 也胡氏謂禹貢錐指云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
 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蓋刊乃常法間有
 深林窮谷蒼蔚蒙龍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
 殊省人力按臯陶謨隨山刊木江氏聲尚書集注音
 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栒木又錄禹貢隨山栒木
 作行山表木說文栒槎識也國語魯語云山不槎斲
 賈逵注云槎衰斲也說文木部亦云槎衰斲也槎斲
 謂衰斲其木以爲表識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斲之以爲表識如孫贖斲大樹白而書之曰麗涓死

此樹下是其意也然則刊木自爲表識道里與此焚
草木驅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尙書也楚辭大招云
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則見物
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猶逃也說文穴部云竄
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遠去故
加遠字也閩監毛三本遠竄上多奔走二字 禹疏

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
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注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

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
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啟

呱呱而泣子弗子如此寧得耕乎注禹疏九河○正

爲兗州九河既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
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

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
地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
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
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謝氏身山黃
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低凡水過寒涼則反疑結堅
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過寒涼則反疑結堅
實而成冰土過寒涼則反融化柔虛而爲塵黃河之
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者也但水雖堅流於衆石
之間則不能濁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清至積石
東漸遇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
溝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
然可見滎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河底所
以日高在西北寒涼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
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溫暖之地則水
復柔虛土復堅實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
汾洛涇渭之源皆出西北寒涼之地故水上容土土
下容水彼此相混而皆爲濁河此滎武以上所以水
降土升也濟伊洛瀍澗池沁之源皆出東南溫暖之

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爲清河焉
此榮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濁河之水容土者
也清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清河之水入於濁河之中
則濁河之土必不容於清水之上自必漸降於下而
河底漸高以致水行地上左右衝決也鯨之治河積
用弗成固宜罪之然九載河事所行雖錯亦未必非
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
之性故深以水由地上行爲憂故掘地注海使水由
地中行又何泥濘衝決之有而聖人猶憂深慮遠惟
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濬去
河底之淤然黃河之水萬里奔濤直趨而下又何能
使之暫停於上以取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躊躇乃
於河外加河而作逐一遞濬之法遂將一河播爲九
道每至夏秋水涸之後乃以入河通流注海一河間
斷上流之口使河底之淤盡露然後濬而去之則此
一河之內無淤塞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九河
復至一二河輪流更替一歲必深濬一河九歲必各
濬一次周而復始永濬勿廢萬載千年可無患焉後
世不明其意乃誤解之曰播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
知水之勢者哉○淪濟漂○正義曰禹貢云導沅水

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
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兗州云浮于濟漂
達于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沛沔也東入于海
从水沛聲四瀆之沛字如此而尚書周禮春秋三傳
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邶風有沛字而
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沛然
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
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渭禹貢雖指云孟子
曰禹疏九河滄濟漂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漂不言施
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漂則二水之治可知矣濟
漂之漂說文本作濕燥溼之溼說文本作溼隸改曰
爲田又省一糸遂作漂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
無別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漢志言漂水所經除東
武陽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漂水所出二
漂陰三千乘郡千乘四漂沃所過郡三者謂東郡平
原千乘也高唐之水當爲漂水別支河渠書云禹導
河至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
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
南南折者卽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漂川也河自王莽
時遂定惟用漂耳孟康言河徙惟用漂雖似小誤其

以禹醜二渠一爲漯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
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
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長山新
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
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
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
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
清河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河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決汝漢○正義曰禹貢云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
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而汝水
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
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
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澨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入汝穎川郡亦有定陵續郡國
志穎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穎川定
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卽穎
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穎川
之間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爲一僅存爲一故續志
屬穎川耳班氏於魯陽序澨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
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澨澨亦汝也連澨水數

之歷南陽河南穎川汝南故有四縣杜預春秋釋例
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
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穎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
入淮襄城管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縣也說文言
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
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
接壤酈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大孟縣山
蒙栢谷西卽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
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
非班許義也酈注於滎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狼臯山
狼臯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越
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
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孟混入勉鄉之天息
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出猛山猛與蒙栢長短讀蒙
谷卽猛山而猛與孟形近而譌大孟山卽猛山也高
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陸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
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排淮泗
而注之江○正義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孫氏蘭輿
地隅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栢流百里而伏溢爲

二潭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胭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久而入江之口漸淤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於陳登是不然若禹不築堰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於神禹修補或登耳蘭字滋九居吾鄉北湖順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地圖研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陽湖孫氏星衍作分江導淮論大略與蘭同而加詳其言云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足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泚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

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道遙津見於水經
注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
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
撓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
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
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
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証孫叔敖時開芍
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
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
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
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間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
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
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
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荷
澤荷澤合沛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
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
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
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前淮流不
爲洪澤湖之患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

文耳詩伐檀篇寘之河之側今漢書地理志作寘諸
襄二十六年左傳棄諸堤下五行志作棄之○注疏
通至壅也○正義曰說文疋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
云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淪瀆也字
同於鬻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湯煮物曰淪皆
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汝齊戒疏濬其心濬與
疏連文當與疏同義廣雅云疏治也趙氏以治釋之
仍以爲疏耳按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既
醜爲二又播爲九醜播皆分疏淪亦皆分也開通亦
分義趙氏上以治釋敷此以治釋淪皆兼有分義也
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抵擠
推皆拒而退去之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
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淮將
南溢蔽塞其南以拒之壅卽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
氏蓋指高堰與且說者疑淮泗不入江乃汝入淮亦
不入江而孟子以汝漢並稱爲決下承注江豈孟子
不知淮並不知汝邪嘗細推之有精義焉淮自桐栢
而東在上則汝潁沙渦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
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
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氏以壅解排義爲

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東之不使其流漲
洩於樊良射陽之間推抵之偏令東入於海有此排
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功
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汝穎諸流之入於淮
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
地泗未入淮所決者淮實決汝也泗既入淮所壅者
淮實壅泗也言排泗而沂在其中言決汝而穎溝等
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汝卽入淮
之汝不可云決淮汝致與下句沓複故云決汝漢是
時漢在安豐之間入江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
合故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
注江者汝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
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
今淮之汝水至汝寧鳳陽之間汝口入淮至霍邱西
決出會於巢湖入江淮決卽汝決而汝入淮之勢洩
矣又東則穎水自穎上縣入淮沙水渦水自懷遠縣
入淮而淮勢又盛至盱眙又決出由天長六合入江
而穎沙渦諸水入淮之勢又洩矣又東沂泗乃自宿
遷入淮而淮勢又盛遂不決之入江轉壅障入江之
路排之使專由安東注海汝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

以注之江泗入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
可解於孟子稱決汝漢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蓋知
杜預鄴元疑大別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
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
決出者與之合不言決淮而言決汝漢明決淮所以決
汝入淮之勢也不言決汝淮而言決汝漢明淮決於
六安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
妙補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釋排孟子之義益顯班
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爲奇奧而
爲地理之學者尙不能識之況孟子乎○注書曰至
弗子○正義

曰臯陶謨文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

人育**注**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

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注**注棄爲后

稷也○正

義曰尙書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
穀是棄爲后稷也○注樹種藝殖也○正義曰呂氏

春秋任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益樹蓮
菱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方言云樹植立也禮記中庸
地道敏樹注云樹殖也毛詩齊風藝麻如之何傳云
藝樹也說文夙部云藝種也木部云樹生植之總名
也是樹藝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藝
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
正義曰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
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
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
并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
黍稷幽州宜三種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稻麥
五種黍稷菽稻麥趙氏所本也程氏瑤田九穀攷云
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
小豆麥苽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鄭氏注
三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
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太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
或疾東南西南朔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
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
類皆言粟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
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今讀說文較然不

可相冒及搜辨鄭氏說稷梁兼收黍稷不凋足正諸家之謬其攷梁云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彙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難件繫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爲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梁卽粟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梁好粟其証也內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曰梁米先鄭注九穀有稷無梁然於六穀則稷梁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梁也顯與禮經相畔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梁稷梁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凋而一之舉梁輒逸稷舉稷又逸梁後鄭知稷梁之不可相無也而穀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氏之識之卓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据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从司農說稌黍稷粱麥苽蓋据食醫

會膳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梁者据食醫六穀有梁而入之也五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据六穀意爲增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据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法其注職方宜五種不据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据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据之以菽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之注疾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辨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黍稷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五常政大論又進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上言五穀者十二事皆有稷無梁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梁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大招於五穀外明言有菰有粱而王逸則以粱爲菰米之美稱是亦有稷無粱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粱也是爲有粱無稷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

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稷粟二穀兩不相言亦可以爲諸經之左證矣其攷稷云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黍齋重文稷稷之黏者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稷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人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良耜之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稷不可以晉粟爲稷也其攷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糜稷也黍屬也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粘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又則通飯用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餈醢醢之屬故籩簋實糜爲之以供祭祀故異其名曰稌黍

乙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尚黍也不黏者有糜與稌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說文糜稌互釋稷齋互釋其爲二物甚明程氏攷九穀精確不移見載通藝錄中略錄其梁稷黍三條其麥稻菽苽等攷不具錄○注五穀所以養人也○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人子使作善也是育卽養故以五穀養解民人育人

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注司徒主人教以人

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

信是爲契之教也疏人之至有信○正義曰虞書堯

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使契爲司徒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己是謂道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有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卽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

謂道不可不脩者也。脩道以仁及聖人脩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誠者實有焉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契所教人倫在尚書舊傳極是。

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注云製作司徒五教在寬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虞書慎徽五典傳云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闕入一字孟子所言必戰國杞傳別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碯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
貴賤親疎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
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
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
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則五達道必非五倫
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氏注堯典云五品父母兄弟子
也又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注堯典
云五教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
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
典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卽爲尚書疏義書命
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輔篇言聖王防八
禮以道民八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
教子孝弟以肅兄寬裕以誨弟比順以敬夫敦懷以
固妻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
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
義隱公三年左傳石碣言六逆六順則古下倍上臣
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
經古義云石碣止舉六者爲君陳古義倍弑之事非
所宜言又公方暉嬖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
人議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烏知非石碣一例孟子

樂於詩書所曰五教宜得其真禮記樂記云道五常
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王肅
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
爲定論未可据左傳以疑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云家大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若
言人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爲有一聲之轉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
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注司徒至教也○正義曰禮
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卽人也白虎通封公
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趙
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此教以人事亦
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象傳云父子兄弟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論語顏淵篇孔子對齊景公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家人專以門內言之故不及
君原朋友對齊景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
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兌象傳言朋友講習則君臣夫婦朋
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
而言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
以朋友貴信也是爲契之所教則五教之中不得偏

指父子兄弟而缺
君臣夫婦朋友矣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放勳堯號也遭水

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

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疏放勳曰○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孫宣公音

義引丁音日音駟或作日誤也按趙注云云意不

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

天下猶未平至此皆叙事之辭也蓋日日二字形近

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日釋文於日字每加音別之

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橫取此勞之

來之以下竄入尚書敬敷五教在寬之後妄甚按孔

本作放勳日與音義同他本俱作日作日是也言既

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勞來匡直輔翼所以

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已也又從而振德之日字與

又字相應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憂

民如此緊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勳轉

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口字一貫。注放勳堯號也。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云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云吾與重華遊乎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悟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本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為舜號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禮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又螭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是放勳與軒轅高陽等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宓犧氏神農氏女媧氏共工氏夏后氏是其號如對灌氏斟尋氏皆國號而係以氏以軒轅高陽例之放勳之為號信矣堯典稱允子朱稱鯀皆名其云有鯀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者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通稱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居高誘注云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謂號謚是也。○注遭水至德也。○正義曰趙氏讀放勳曰故如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罰責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勅勞勅也爾雅勞來勤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鄭箋云來勤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皆謂勤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日勞之來之亦謂聖人之勤民也又云輶盤也戾與盤通說文輶車戾也字通作匡攷工記輸人則輪離敝不匡鄭衆注云匡枉也枉亦匡也說文云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是也管子輕重甲篇云弓弩多匡軫者枉謂之匡故正枉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釋匡匡正也爾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放勳不憚其勤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開牖其蒙而復歸於善焉匡正而必申以使自得者此聖人無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勤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勤民之迹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孟氏所本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義同羸窮卽之絕貧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德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德猶恩也論語憲問篇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德也又從而振救其羸窮而加以恩德皆孟子稱述放勳勤民之事也阮氏元按勘記云堯號也廖本攷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宋本恐作愆閩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注

重喻陳相堯以不得

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注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

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

注

舜以不

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本會子之言故於

舜所得賢聖之臣舉禹臯陶也。○注農夫以不易治
爲己憂。○正義曰毛詩甫田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
故以治
釋易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注爲天

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尙爲
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注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出來堯

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
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並舜巍巍之
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

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疏

注天道至耕也。正義曰引孔子之言見論語泰伯第八

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集解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趙氏既以大釋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巍高也楚辭遠遊貌揭揭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盛故趙氏以盛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爲人後者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奇兼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義出不與云下音預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庾與之釜之與有所施於人亦有所滋益於人也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氏注云德者無爲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

孟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豈無所用心哉蓋惟
恐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爲屏棄一切
無所用心蓋堯舜之無爲正堯舜之用心曰爲政以
德曰恭己正南面曰脩己以敬曰使民不倦曰使民
宜之非用心何以爲德何以爲恭爲敬何以能使民
不倦使民宜之故堯舜治天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
政逸而心以運之則勞其法疏而心以聯之則密非
運以心聯以心不能無爲而治卽不能民無能名亦
卽不能有天下而不與是爲爲政以德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此堯舜之用其心
也用心卽勞心勞心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
此何能勞力以躬耕乎

夷者也

注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

變化於夷蠻之人則其道也

疏

注則其道也。正義曰則法也謂效法夷

蠻之道閩監毛

三本作同其道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

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注陳良

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

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

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師師死而遂

義曰音義出倍之云丁云義當作借古字借用耳下

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

大學云而民不信注云倍或作借劉熙釋名釋形體

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

此注亦云背倍也借背倍三字通借字見禮記坊記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

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

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

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疏

注任擔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生民

篇云是任是負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僂

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僂任抱也

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輦

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

率傍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寧越欲干齊桓公困窮

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高誘注云

任載也按婦人懷子爲任子禮記樂記注云孕任也

郊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爲抱其

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

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

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嗒哭

極音絕啼極無聲此趙氏所謂啼極無聲謂之嗒啜哭極

音絕啼極無聲此趙氏所謂啼極無聲謂之嗒啜哭極
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
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
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
王閔太后憐之閔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閔
泣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孔至

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國語楚語云壇場之所注云除地曰場蓋於冢墓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爲祭祀揚子法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人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猶倚廬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子貢反築室於場爲一句反字連築室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他日子夏子張子游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會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

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

尙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

不肯

疏

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

子相與其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陽日出也洪範入庶徵曰雨曰暘某氏傳云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其間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讀爲日兩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暘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暘周正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當日中最能乾物文選注引蔡母遂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亦仍趙氏也。注皜皜甚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皜皜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皜然白首皜與皜同字又作皜重言之則曰皜皜又云皜之言皜

皎也說文杲明也衛風伯兮篇杲杲出日管子內業篇云杲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皜皜乎不可尚已趙氏注云皜皜甚白也義與杲相近毛氏奇齡四書索解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獨行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祇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皜然泥而不滓語同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會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按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首以爲期注云皓與顛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顛白兒楚詞曰天白顛顛皜皜卽是顛顛爾雅釋天云夏爲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皜皜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盱尙卽上也不可上卽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江漢以濯之以江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

也。嗚嗚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池，沼可濯也，不能及江漢之濯也。同一火燔燎，可暴也，不能及秋陽之暴也。乃以江漢擬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擬之，猶未盡也。其如天之嗚嗚，不可上矣。此曾子之推崇比擬，尤逾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爲潔白良非矣。○注：放聖至席乎。○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進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此。阮氏元按：勸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於作放音義出質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倣字。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注**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

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托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

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缺舌與曾子

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

入深谷

疏

注其舌至物者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

云七月鳴鷦鷯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鷦始鳴大戴禮

夏小正云五月鷦則鳴鷦者百鷦也百鷦卽伯勞是

鷦通作鳩故趙氏以鷦爲博勞鄭氏月令注亦云鷦

博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鷦伯勞也是月

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

於棘而鳴其上注淮南時則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

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卽博勞伯勞一聲之轉也

幽風獨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詩亦本是

五月鳴鷦鄭氏謂幽地晚寒幽極西北寒當早於中

國晚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

鳴應陰氣而動陽爲生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益賊

害之鳥也趙氏謂許子傷害道德惡如缺舌正以缺

應陰氣而鳴鷦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

亦天地之生氣也許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

勞之舌非謂其聲之曉曉啁譟也禮記王制云南方
曰蠻許行楚人故稱南蠻趙氏明以夷釋蠻非謂其
音之蠻與馱舌同也南蠻不皆馱舌馱舌不必南蠻
南蠻言其地馱舌言其賊害也○注與會子至入深
谷○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接篇
顛君之遠易牙高誘注云遠猶疏也淮南子道應訓
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云疏分也以是通之則異
有遠義故以遠釋異孟子謂陳相之倍陳良而從許
行異於會子之尊孔子而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馱
舌以上斥許行與會子之心亦遠異也貫下斥陳相
爾雅釋言云幽深也故解幽谷爲深谷下云下
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

魯頌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爲不善變矣

注

詩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

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
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

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

責陳相也

疏

注詩魯至相也。正義曰引詩在魯頌

也爾雅釋詩云應當也。毛氏讀膺爲應故以當訓之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王表引作戎狄是應音義出膺

擊云丁本作應云按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

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

帥師應之大棘又處方篇荆令唐蔑將而應之高誘

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

云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氏亦讀膺爲應矣。國策

齊策云車聲擊注云擊相當是當與擊義亦相近下

文周公方且膺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擊釋之也

毛詩小雅沔水篇寧莫之懲傳云懲止也。趙氏既釋

以艾又釋以止明艾之卽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

物出謀發慮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方。鄭氏以此

爲僖公與齊桓舉義兵之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

左氏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

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成周齊

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成周尤爲第一義

豈有兩諸侯無魯在其中者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
 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
 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未滅正義云舒楚
 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此說得之翟氏灝攷異云詩序
 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嫄
 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
 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
 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
 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
 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
 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
 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
 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
 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為周
 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訛反
 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字一頓是指許行故云子反悅
 是人而學其道反悅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者應上方且之詞也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

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

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注

陳相復爲孟子言此

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爲誕不

相欺愚小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

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

疏

注可使市

無二賈○正義曰禮記王制喪事不戒注云戒之言

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趙氏云無二賈也閩監毛三

本賈作價○注不相爲誕○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僞

詐也趙氏注萬章篇然則舜僞喜者與亦云僞詐也

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

許兼以虛國語楚語是言誕也注云誕虛也呂氏春

秋應言篇云令許綰誕魏王高誘注云誕詐也故趙

氏此注以誕釋僞閩監毛本作僞詐義同十行本作

爲詐爲卽僞也○注不相欺愚小也○正義曰閩監

毛三本作不相欺愚小大阮氏元按勘記云孔本韓

木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

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注大小謂尺寸

○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

尺履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曰夫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

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注孟子曰夫萬物

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

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

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

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也

小細履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

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

疏

注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

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也是不齊卽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情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情也亦性情並稱故趙氏以性釋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此形也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注蕤五倍也什十倍也。○正義曰音義出倍蕤云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麗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蕤按倍爲半倍而益者卽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爲六得六而三爲半矣主原數則益數爲倍主益數則原數爲半故云半倍而益之蕤字說文所無竹下徙說文訓蕤箏竹器也所綺切丁音師則宜是籥說文竹器可以取籥去細籥亦通從也從通籥故亦作灑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離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弦相麗則離也由琴之五弦五倍之爲二十五弦而爲灑以其數五五而稱灑故凡五倍卽通稱爲灑灑

通籠又通於徒。徒則傳寫之譌也。周書大聚篇云十
夫爲什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由一夫一家數之
皆十倍也。注警若和氏至同哉。正義曰史記蘭
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
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
偁十五城不已千萬相倍乎。注則使天下有爭亂
之道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爭辨
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故以爭釋亂。注巨粗屨也小
細屨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蕩兵篇云有巨有微而
已矣高誘注云巨狃略也狃同粗卽麤字湘南子主
術訓云而枹鼓爲小高誘注云小細也漢書揚雄傳
集注引應劭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疑是精粗之體
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粗通謂之大小巨爲
大卽爲麤也小爲精卽爲細也粗疏易成細巧密
此物情之迥異許子屨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情論
治國家以情不以形此堯舜所以用心而通變神化
也豈特一
屨之微哉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

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

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之也

疏神農務本。正義曰：呂氏春秋上農篇云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正義曰：萬攷文古本作萬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樸者老子云敦兮其若樸趙氏所本也攷文引足利本作淳樸敦純純亦通淳也。○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又云儒家者流祖述堯舜君臣並耕卽所爲同之君臣也詩亂上下之叙故以上下之叙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注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疏

注夷之治墨家

之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共六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隨巢。胡非。皆墨翟弟子。我子爲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又墨者鉅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田鳩亦見韓非子。馬氏驥釋史云。田鳩蓋卽田俅子。論衡墨家之役。纏子皆所謂墨者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

尙病。病愈。我且往見。**注**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

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

見孟子。**注**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

見

疏

夷子不來。正義曰：趙氏以夷子不來是記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

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孟子曰：吾

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注

告徐子

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

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

欲以此攻之也

疏

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下篇

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畊之畝則止矣此以薄爲道也孫氏星衍墨子後序云其節葬亦禹法也尸于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注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

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正義曰趙氏如使云云則是設辭近時通解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夷子實事孟子因其有此實事異乎墨子之道故直指爲以所賤事親攻其隙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爲得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

無差等施由親始治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

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

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

何爲獨非墨道也疏注若安赤子○正義曰若保赤

是保傳云保安也故以安釋保○注之以爲至始耳○正義曰毛詩邇風鴟鴞篇云恩斯勤斯傳云恩愛

也是愛卽恩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春秋召類
篇土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
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二字義同有階級卽有次
第也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云施惠也周書
謚法解云惠愛也爾雅釋詁同故趙氏以愛釋施恩
施愛三字義通愛無差等卽施無差等施由親始卽
愛由親始孔本韓本作施厚之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

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
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注親愛也

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

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

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

達人情者也

疏

赤子至罪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
集注音疏云赤子無知或觸陷於死

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子稱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注親愛也○正義曰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親之爲愛猶愛之爲仁也康誥此言主用刑言民無知而將犯刑罰不必爲吾之親近始保救之猶赤子無知而將入井不必爲吾兄之子始保救之故云若若之言同也故趙氏云雖他人子亦愛救之謂之愛同也蓋赤子唯保救其將入井愚民惟保救其將犯刑罰至於平時親愛之則鄰之赤子終不若兄之子愚民終不若己之父兄是以鄰里有喪非不助之殯葬然斷不必厚如葬其親也此人情也夷子不知此是爲不達且天之生物也人情孔本韓本亦愛救之作驚救之

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注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

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敬

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

委之於壑

注

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旁坑壑也其父

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

疏

注上世未制禮之時。義曰易繫辭傳云古

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翟氏顛攷異云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藁裡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注壑路至中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壑阮阮虛也注云壑谿壑也阮阮謂阮壑也阮卽坑字禮記郊特牲水歸其壑注云壑猶坑也趙氏以坑釋壑而云路旁者以下云他日過之過則偶然行路過此是壑在路旁也楚辭離騷云委厥美以從容兮注云委棄也故以棄釋委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類有泚睨而

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藥裡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
道矣

注

服攢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

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
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
禮也藥裡籠番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
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

疏

狐狸食之○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

云石經狸作狸案詩取彼狐狸釋文唐石經皆作狸
○蠅蝻姑○正義曰音義出此三字云張音訥云諸
本或作蠅誤也丁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蝻同謂
蚱蜢也音由又一說云蠅姑卽蝻姑也趙氏佑溫故
錄云姑螻蛄也南人謂之地鼓穀讀爲狗北人謂之
喇喇姑亦曰螻狗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蟻蠹

賊先東俗每於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
 左右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
 者音義一說蚋或作蠛一說蠛姑即蠛姑也則似以
 蚋姑為一物子在山東一老門子為子言甚詳因及
 月今孟夏復蠛蠛鳴即此物也蠛與姑聲相亂耳王氏
 念孫廣雅疏證云蠛姑蠛韻字聲轉為蠛蠛倒言之
 則為姑蠛方音蠛蠛謂之蠛姑或謂之蠛蛉南楚謂
 之杜狗或謂之蠛蠛今人謂此蟲為土狗即杜狗也順
 天人謂之拉拉古即蠛姑之轉聲也其單言之則或
 為蠛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蠛大蠛
 高誘注云蠛蠛也慎小篇云巨防容蠛注云隄有
 孔穴容蠛也或又謂之蠛姑埤雅引廣志小學篇
 云蠛姑會稽謂之蠛姑孟子音義蚋諸本或作蠛一
 說云蠛姑即蠛姑也蠛與蠛聲正相近矣蠛姑短翅
 鳴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按趙氏無訓但
 以一蟲字括之為蠛為蠛姑則二物為蠛為蚋為姑
 則三物說文虫部云蚋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蠛阮氏
 元釋且云且字加口為阻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
 侯夢楚子伏已而隘其腦隘與阻同謂阻也其腦故
 方言云隘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阻義孟子滕

文公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鹽同卽咀也謂蠅與蚋
同咀嘬之也○注嘬攢共食之也○正義曰禮記曲
禮云毋嘬炙注云嘬謂一舉盡掃蓋獸食之餘諸蟲
又盡之也趙氏謂攢共食之者嘬從最隱公元年公
羊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文選西
都賦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趙氏讀嘬爲聚故以攢
共解之○注額額至出於額○正義曰方言云中夏
謂之額東齊謂之額額卽額也考工記車人爲未庶
長尺有一寸注云庶讀爲其額有疵之疵賈氏疏云
俗人謂額額之上有疵病故從之也爾雅釋詁云疵
病也是孟子本有作疵者其額有疵謂頭額病猶云
疾首也趙氏本作泚毛詩邶風新臺有泚傳云泚鮮
明貌說文作泚而訓泚爲清蓋額色鮮明必爲汗漬
故以爲汗出泚泚然說文心部云慙媿也人媿則汗
出於額故以爲慙然以爲慙不如以爲哀痛而疾首
泚宜爲疵之借耳○注藥裡至取土者也○正義曰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相亩也從木呂聲一曰從
土葦齊人語也裡或從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輦一
斧一斤一鑿一裡疏云裡或解作亩或解作鋏鋏亩
亦不殊孟子蓋歸反藥裡而掩之趙曰藥裡籠亩之

屬可以取土者也。藁卽標之假借。可以昇土者。埋同。招可以甬地。掘土者。一曰徙土。輦此別一義。謂招卽標。孫奭孟子音義云。埋土輦也。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爾雅。斛謂之蜺。郭注云。皆古鑿。錙字。管子度地篇云。籠甬版築各什六。齊策云。坐而織。蕢立而杖。插並字異。而義同。按籠蕢卽藁甬。插卽埋。故云。籠甬之屬。○注而掩之實是其道。○正義曰。徐子以告夷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誠實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注孟子言是以爲墨家

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

然也。爲問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疏注

子憮然者。猶悵然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失意則悵悵。故以爲猶悵然也。按論語。微子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集解云。謂其不達己意。與趙氏此注義同。乃說文。心部云。憮。愛也。韓鄭曰。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旣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

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
羣之言此夷之間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
乃有命之之言是夷子憮然四字絕句爲問二字絕
句謂不動聲色者良久也後漢書文苑禰衡傳云表
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
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蓋是時劉表必
正稱譽歎笑衡突將章奏擲諸地表乃寂然不動揣
其心以爲此時所以不動者爲駭之也蔡邕傳邕在
陳爾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
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
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此憮然亦謂
衆聞邕言莫知所謂都寂然不動也孔融傳曹操激
厲融云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大凡聞人之言見人之事與已所期所見
不同往往靜默不動躊躇既久有以見其說之非則
夫子之辨沮溺是也有以見其說之是則夷之從
孟子是也亦有躊躇不解其故或蓄怒而未形或懷
疑而莫決如劉表之於禰衡陳畱賓客之於蔡邕是
也說文以不動二字括之精矣○注爲問者有頃之
間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居有間高誘注

云間頃也國策秦策云乃畱止間曰高誘注云間頃
與也列子黃帝篇云立有間不言而出釋文云間少
時也○注命之猶言受命教矣○正義曰
禮記坊記云命以防欲注云命謂教命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以

直正在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疏

○墨子元同質而違中
○正義曰墨子有尙

同三篇同卽無差等之謂也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
是謂元同左思魏都賦云道洪化隆世篤元同後漢
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元者天也道也此元同
謂道同也太史公自序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
不徧備質猶儉也違
中故不可徧從也

姪廷

琮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一終

孟子正義卷十二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注

陳代孟子

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

疏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

○正義曰翟氏灑考異云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撝用孟子而以撝爲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誠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後爲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卽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平○正義曰漢金廣延毋紀產碑云耕殖陝少卽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

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

疏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

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川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踐之閻氏若據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數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

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卽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作學射庾公差齊侯出于沛二事與孟子輒異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

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尙不往如何

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

注志士至

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巫馬

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
勇十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
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
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解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
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
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爲仁人卽亦守義者也巫馬
期不願處師氏之富固死無棺椁棄尸溝壑而不恨
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
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揆之故趙氏均以義
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云義勇者也勇而非
義雖喪元不顧第要離聶政之流非君子所貴矣元
首也爾雅釋詁文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
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
人歸其元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
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
○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
事爲也直事者不俟其招徑直爲此
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爲妄也 且夫枉尺而直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注

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疏

則枉至爲與。

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蓋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卽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

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

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

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疏

注趙簡子晉卿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

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爲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

子。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

云子良授綬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諸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托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王良爲大夫不可爲卑賤賤與下良對故釋爲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俚野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或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

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注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注

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疏注掌主也。○周禮天官淩人注云：杜子春謂王良讀掌冰爲主冰。小爾雅廣言云：掌主也。

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

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

日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

禮。**疏**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

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檠流，旁握御繫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

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臠而射之達於右臠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臠達於右臠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臠而射之達於右臠獨言射左臠爲上殺達於右臠當自左脅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隅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臠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畋以奉宗廟因簡戎事刈草爲防敵而射之不題禽不坑遇不捷草越防不追題禽題迎禽而射之坑遇謂旁射也坑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准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

遇班固東都賦云弦不馳禽響不詭遇抵隄並與題
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良僅云詭遇蓋
亦括題禽言之如穀梁傳但言而傷亦括橫射言之
也音義出範我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範古
與范通範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譌也
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誤
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
氏施御弦不失禽響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
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
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範我馳驅連下爲之詭遇
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
施御句引孟子注響不詭遇句非范氏卽孟子之範
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
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
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
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也
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
馬君篇云願爲范氏驅離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
騁趣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
爲范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

爲之范氏馳驅於辭不達而王良何取於范氏賦以
范氏儷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卽使誠有
異本孟子作范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
帖執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
御政不獲禽說譎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
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範爲法亦同於趙音
義作范氏非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注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

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
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

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注

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

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
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
而出則不踐毛不順則毛蹂躪狼藉矣一發貫臧阮
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

賊卽今五臟字徂浪切一發貫賊應矢而死所謂貫
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賊如字非也鄭氏箋云
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
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椎破物則中而駛也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
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
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
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
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貫字
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
云串習也串卽母之
隸變傳卽謂慣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

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 孟子引

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耻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

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孟子**

注御者尙知耻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
云姦禮爲羞注云羞耻也閩監毛三本作羞耻且子

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

謂陳代之言過謬

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

疏

注過謬也○正

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

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疏

是以至就也○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攷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盍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

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此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卽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注

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

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疏

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譏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爲首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卽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

○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
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駰集解
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
衍爲大良造時陰晉尚屬魏衍爲陰晉人是魏人也
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
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
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
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
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
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
官名而韓策摻禹以犀首張儀首言何爲一人獨以
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按犀首卽公
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
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氏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辨
正云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衡
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之彊秦者也
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
非合從也卽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
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

謂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
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
與秦衡親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
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
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
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
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畱有間惠王悅而相
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
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
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
微服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
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
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
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
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乃
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日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注

孟子以禮言

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

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

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疏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

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體辭字辭冠後以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至夫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柙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皆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而戒女

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
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
事庶母及門內施衿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
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
司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
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
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
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
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
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
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
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
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
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略
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
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婉傳云婉順也說文
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痤婉是順之義爲婉
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爲正也不
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
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

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土冠禮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過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已於是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妻道猶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諤諤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流徒以取容爲婉媚耳

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注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

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

爲大丈夫矣

疏

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爲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卽謂人

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旣身爲男子則在八卦爲乾易家人彖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固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婦之徒以柔順爲道故爲大道也蓋旣生於天地

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爲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
行自宜爲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踟躕而效妾婦爲也
下數句卽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
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
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
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卽爲政也天下
之居旣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爲政則以此
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
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
秋古樂篇云有正有淫矣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
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
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誦字廣雅釋詁云誦屈也挫誦
折也是屈卽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
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彌不息
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
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
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疏

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

當仕否？

疏

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

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卽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矣。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

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

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疏注質，臣所

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贊云義與贊同白虎通瑞贊篇云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愾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贊冬用雉夏用鶉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贊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鄉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贊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的然後能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盛秋冬氣變盛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卽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爲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

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勵也惶惶卽皇皇也

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

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

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

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

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

肥腍也惟辭也言惟緇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

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

也不亦可弔乎

疏

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

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爲粢孟子所引

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

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

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

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

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裸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雖躬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粢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盞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春人祭祀共其盞盛之米注云盞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春官小宗伯辨六盞之名物注云盞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盞卽粢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名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

稷曰粢在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粢則是稭
梁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黍稷在器亦名盛稻梁爲
簋簋實亦統名粢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
書或兼言齋盛若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齋若大
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饗人廩人是也小
宗伯逆齋注云受饗人之盛以入然則齋盛可互稱
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齋粢古今
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齋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
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絜粢豐盛
毛傳云器實曰齋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齋或專訓稷
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
齋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齋實之則曰盛
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從皿故謂其器可盛
黍稷曰齋要之齋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
齋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經與說字不相妨
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
听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此
夫人蠶之事也又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
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
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丹鞞每
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纁之事也周禮
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
祭服帥卽率也是衣服卽祭服也○注不成至辭也
○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豚曰膾肥注云膾亦肥也膾
充貌也桓公六年左傳云吾牲咎肥膾又云故奉牲
以告曰博碩肥膾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蕃滋也謂其不疾瘵蠹也謂其備膾咸有也犧牲而
云不成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義爲實則成
之義亦爲實故以不實解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云
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
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卽不實但五穀之不實謂其不
熟犧牲之不實謂其不肥膾故又申之以肥膾也劉
熙釋名釋言語云成盛也肥膾爲充盛也詩齊風儀
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不成亦爲不備膾也文選羽
臘賦云帝將惟田於靈之囿注引辭君韓詩章句云
惟辭也○注牲必特殺故曰殺○正義曰儀禮特牲
饋食禮爲諸侯大夫士祭祖禴少牢饋食禮爲諸侯
卿大夫祭祖禴之禮以少牢特牲名篇少牢禮主人

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
牲北前東上司馬封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注
云封擊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夙與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注云側殺殺
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注皿所以覆器者也○
正義曰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
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汲古閣本飯作飲誤孟
子性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謂皿爲慎之假
借似非孟意廷琥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猛古
音冥孟同爲一部孟津亦曰盟津揚子太元經冥者
明之藏也皿慎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
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慎無闕禮制乎說文慎幔
也周禮有慎人慎卽幕亦作幕幕亦與鼎通公食大
夫禮甸人陳鼎設局鼎粟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
設局幕幕卽鼎此覆鼎之幕也以其覆鼎故字作鼎
鼎粟以茅爲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
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無鼎則亦無鼎此不待言
周禮天官幕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幕小爾雅廣服云
大巾謂之幕幕卽巾也以其幕物故亦謂之幕用布
或用葛大射儀膳尊兩甒幕用錫若絺鄉飲酒禮尊

俗幕鄉射禮尊裕幕燕禮公尊瓦大兩幕用裕若錫
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楹皆有幕所以覆尊者
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幕所以覆壺者也特牲禮籩
巾以綌纁裏所以覆籩者也士昏禮醢醬二豆菹醢
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籩有蓋幕
有司徹籩有蓋幕所以覆籩者也尊壺籩豆籩皆
有幕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統之而上下等級由此分
焉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幕入尊祭宗廟則以畫
布巾幕入葬幕人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
不黼矣賈公彥鄉射禮疏凡用禮不見用幕質故也
醴用酒亦無幕者從禮于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幕
燕禮君尊有幕方園壺則無幕昏禮尊于室故有幕
尊于房戶外爲賤御賤故無幕陳用之云人君尊也
故燕與大射之幕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
鄉飲士昏喪祭之幕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幕之有
無分乎文質卽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薦
質而無文則其無幕也宜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幕
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園壺注
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
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園壺無幕亦足爲庶人不用

冪之一證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爲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爲大夫累之士斲之庶人斲之大夫降於諸侯卽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冪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冪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幘字假借解之曰牲殺殺卽所以用牲也曰器皿血卽所以覆器也殺字與牲字一貫皿字與器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出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注云自謂亡人疆必載質何也

注

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

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注

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

何也

注

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

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疏

注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

人也解晉人二字亦仕解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爲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爲無所附矣

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

曰丈夫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注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

疏

媒妁之言○正義曰音義出媒妁云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周禮地官媒

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麴曰媒說文女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灼酌也對

酌二姓人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斟者酌也酌者盛酒行觴也斟酌二姓者如挹彼注茲欲其調適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

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

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疏注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趙氏與

字屬下讀何異解類字疑趙氏所據本作與鑽穴隙類也閩監毛三本作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

經學卮言云與音歟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辭云與語助也無意義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

容于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疏苟容于祿○正義曰

韓詩外傳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身者是謂國賊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注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

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乎

疏後車數十乘正義曰閻氏若

環釋地三續云詩綿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孟子後車卽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傳食於諸侯。正義曰音義出傳食云丁直戀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駟遠傳也成公五年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注云傳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無常主也然則傳食謂舍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注泰甚也。正義曰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撫箋云泰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游玩之修注云泰與汰同奢泰連文是泰亦奢也。

孟子

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注簞筭也非以其道

一筭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疏注

筭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筭筭問人者注云筭筭盛飯食者圓曰筭方曰筭儀禮士冠禮云稱實于筭注云筭筭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

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

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

木工也輪人與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

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疏

注周禮至其四。正義曰見考工記。注羨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趙氏以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卽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

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

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

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注

順也○正義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

行篤也是悌爲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

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

○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道可以化

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

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爲俟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

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蓋趙氏讀待

爲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

所以扶持後學日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

所以有功

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爲彼志於食

此亦但志食也

注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

也養生也粥壽也三也字皆與歟邪同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

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注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

注孟子至爲也。正義曰廣雅

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孝經釋文

引蒼頡篇云毀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碎石也是毀瓦

卽破碎瓦也音義云墁張武安切云與謾同阮氏元

按勘記云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

云漫滅則當云與椶同集韻漫椶椶三字同也椶乃
椶之俗翟氏灑攷異云趙氏以毀瓦畫椶四字爲一
義則畫椶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
雜說一卷名畫椶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椶謂之
朽說文木部云朽所以涂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椶
椶朽也金部云椶鐵朽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
字注云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
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
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杆曰欲爲智伯報仇杆謂塗廁
之杆今本皆作杆謬甚刃其杆謂皆用木而獨刃之
然則椶杆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朽
也王肅注云朽椶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朽人以
時填館宮室注云朽人塗者填塗也朽椶皆器用以
塗牆則塗謂之朽卽謂之椶因而塗牆之人卽謂之
朽人填卽椶一聲相轉推趙氏之義蓋破碎瓦爲一
事卽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畫地也畫地則
復椶滅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肆所
以畫之又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
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界畫之迹用泥
涂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朽滅則等

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劃爲古文畫說
文刀部云剗劃傷也勞剗也劃也劃錐刀曰劃依此
則謂新圻墁之牆而用 曰否注彭更曰不然也曰然
錐刀勞劃之義亦通

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

也

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

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疏移風易俗
○正義曰

語見孝經廣要道章又禮記
樂記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

之何注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疏

今將至伐之○正義
曰史記宋世家云偃

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
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爲敵國盛

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浮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行王政之言迥別或出於齊楚惡之之口史非其實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達意其初政尚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答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審皆剔成矣吳師道已譏其傳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

道不祀先祖

疏

湯居亳與葛爲鄰。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孟康曰故葛伯國

今葛鄉是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尸

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

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

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閻氏若璩

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

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

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

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

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

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

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

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

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

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

此蓋彰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

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

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

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論又以孟子湯居亳與
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
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
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汜水東
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
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
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
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會居商邱商邱本
不名亳觀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
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謚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
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
也杜預臣贊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
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亳宜遠
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
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
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
邱平衍與成臯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
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
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

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
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
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
間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蓋薄縣者
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
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
在沛陰亳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
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
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
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
三亳本一耳焉得有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
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嬴姓
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
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之則葛爲
國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
秦徐江黃邾莒皆嬴姓葛嬴猶徐嬴齊桓時葛尚存
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
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

注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

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疏

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詩芄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朔傳竇太主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日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按趙氏用無狀爲葛伯罪當謂其醜惡無善狀也。注尚書至餉也。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則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後我以

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
 曰仇是仇為怨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
 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
 仇餉古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為匹夫匹婦復仇則
 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伯殺餉是葛伯以仇怨授餉
 者故云仇餉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仇餉謂葛
 伯殺餉者是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仇此餉者矣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

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疏注為一夫報仇也。正義曰周

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即報仇
 史記晉世家云仇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

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

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

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

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

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日待我

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

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疏注載始至國也○

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周頌載見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與此文略同一即

始也始卽載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孫炎注云載取萬物終而復始終而復始義爲再故一說以載作

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自葛爲句晚出古文尙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隋書煬帝伐高

麗詔云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

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
始易始爲載耳○注不使芸者變休也○正義曰爾
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
者本勤動變而止息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

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
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
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

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尙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

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

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

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疏

注從有攸至賊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

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爲逸書文矣詳釋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綏多士女傳云綏安也綏厥士女卽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維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惟也猶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字詩商頌有攸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餽之此有攸卽有所有所卽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卽士女故通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往非無處也其有所處也卽惟念執臣子之節也有攸不惟臣乃小人故申言東征綏厥士女謂士女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解之耳音義出匪厥云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

用阮氏元按勘記云說文匚部匪似竹篋引周書實
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篋訓車笭也儀禮
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元纁之率
元居三纁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如是元三纁二者
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荊州厥篋元纁說文糸部
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黃爲
纁赤合黑爲元故元黃卽元纁也史記魯仲連列傳
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
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字本此凡請見
必由紹介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
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
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
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
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休而臣附於大
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
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尊之也二句乃
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善釋
休以就釋附惟臣卽不惟臣亦念也 太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

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
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
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箠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
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

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大誓

疏

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尚書序正義引鄭氏
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堯之

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
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
中候此趙氏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
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
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
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
之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

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尚書攷
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
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
無大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
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
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
之泰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
盛江氏聲孫氏星衍皆掇拾成篇然坊記引太誓曰
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
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
古太誓矣馬融書叙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
春秋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
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於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
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
子克受非予武唯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畏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
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
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
學卮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
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

劉向別錄云武帝未有得秦誓於壁內者陸謂本始
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者得之益漢世僅見三篇
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
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
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
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
云寵光耀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
是光卽寵也

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

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
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

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注

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正

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
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

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注不

勝宋臣

疏

注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唐

不勝使辭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驥也按戴驥爲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驥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戴不勝卽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縵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覩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會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知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略

有楚大夫於

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注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

注

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注

言使一齊人傳相衆

楚人咻之咻之者謹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

數年而自齊也

疏

注咻之者謹也。正義曰音義出

唯也云丁云按玉篇音囁召呼也

今釋注意音歡爲使蓋字謹譁同阮氏元按勘記云韓本作囁是孔本盧本作囁非謹卽今之諠譁字也

玉篇音器召呼也此語甚誤謹不得有器音攷玉篇
器部器荒貫切呼也與喚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器
轉寫譌作音器○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
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
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
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
注並同閻氏若璩釋地引炳燭齋隨筆與顧同按宋
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嶽卽引左氏襄公二十八
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闔閭之地姦人
擾也嶽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闔閭之地姦人
所容故當勿擾之耳子謂僻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僻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

注孟

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
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僻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僻

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

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辭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

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疏

獨如宋王何○正義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

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

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愛之楚語曰其

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公篇曰一辭居州獨如宋

何王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

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疏白沙至

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

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

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

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俱黑者上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汗泥耳故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渝注旣引曾子曰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譌詩作涅注並引曾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牛泉中泉亦麻也扶卽輔也

孫投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二終